

楓軒稿

173
23
6



書鵜殿氏所藏弓記後



秀幼侍先人之側聞其與人談古之勇士功名被世者蓋若那須宗高本間資氏多善射之人云心竊欽之及長歷考後之人士以善射顯名者幾希矣何其不及古如此況今世屬升平雖有其人不得施其用何因得使其名傳後世乎鵜殿長藝君以武弁之家職任留守其於武藝最長射矍鑠之姿老益不衰其舍與秀隔街而居故常來談必自誇其彊勇力而嘆終無施其用秀壯其為人每聞其談未嘗擊節稱快也居久之君致仕移居次子尾羽某所與秀家相距

數里是以不見其面有年于此一日若來謂秀曰吾
老矣無能為而已長使此骸朽黃土不亦惜乎客歲
幸蒙上公之恩眷得以老技供覽親被賞譽吾
雖不朽也日請愬我鈴木子記其事欲與此弓同傳
諸子孫先是丙申歲予年七十一自顧精力始衰試
射鐵鑄厚數分者二天鏃入鐵各數寸伊藤一軒在
旁見而壯之予謂是神明擁護非人力所能也遂以
其鐵鑄及矢鏃奉靜神祠此一事雖小也老後之喻
快不可以不傳子孫也鈴木子弓記適遺此事今復
煩愬我非吾忘也子盍記以附其後秀唯唯因思射

者雖有穿楊之巧無貫札之實則不足供國家不虞之
用也如君所試實希世之事與弱弓微箭角射命中
而已者相去何啻天淵乎哉鐵鑄數分非可矢鏃入
數寸者而七十老翁猶能如此者雖手熟心存其精
神之所致也自以為神助不亦宜哉詩云糾糾武夫
公侯干城君有焉嗚呼為君之子孫者繼業弗懈有
以備國家之用則庶幾使君之志與弓不朽乎
寬政四年壬子秋九月 小宮山昌秀識

寄題紅葉廳楓樹詩一首并序

堤聞召公巡行南國也舍甘棠樹下以布政
南人思其德而愛其樹弗敢敗拜况剪乎詩
人頌贊之為賦甘棠本藩持地村舊有楓樹
蔭暎於闔鄉故

先君威公更命以紅葉至近世也其名纔存於
斧斤之餘耳嗟乎當時愚民之妄無乃守令

失音乎 楓軒先生宰斯民之日有人歸來
自京者偶携小倉楓苗 先生傳得之以植
其廳內前是

先君武公就藩其循行南邊也枉駕憇於此且
及聞其植楓之由也

公既在江邱又為咏和歌以寄題焉則其恩遇
之所加豈淺々哉 先生免職樹幾拱矣
其臨行廼為題三韻去頃 得矚目咨嗟咏
嘆之餘不能無一言願自彼地被紅葉之名
殆百年而雖失其實猶幸其名之不亡亦殆

百年則因其名以得復其實也夫子不愛羊
之意亦可以視焉夫今而後所以使彼土人
民懷

先公之德而愛此樹猶甘棠者未必不在於
先生承流宣化之徵矣以故 徒自忘僭踰之
罪冒瀆高韻聊效詩人頌贊之意云

遠物來歸善政中承

流宣化贊天工請看

二十餘年續遺愛千
秋在此楓

飯村從拜州



書居易堂抄本焦氏筆來後

君節死既數年其遺書散亂或在書肆予每見即購
焉今茲又得焦氏筆來即君節所手抄也今對之宛
如見其人如聞其言欲涕之不下其可得乎其所錄
皆係經義蓋君節適意抄撮以備考也予於君節同
好臭味其所好予亦好之其所惡予亦惡之是君節
所取舍也雖不全其可廢乎詩曰采芣菲勿以下
體此書有焉

文政九年丙戌秋八月

楓軒小宮山昌秀識

七郎左衛門安嶋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信可、幼名彦太郎、及長稱安島七郎左衛門、其
先丹後信勝、仕佐竹義宣、信勝生信重、信重生信次、
始仕水戶、信次生信久、信久生信詮、及信任、信任娶
小松崎氏生君、而信詮無子、以君為嗣、君承其家事、
良公至、至今公四世五十餘年、在職弗懈、事可為者、雖
小不遺、頗以勤飭稱、以文政七年甲申十月五日病
沒、享年七十七歲、君娶江橋氏、生三男一女、男信篤、
稱彦之允、信令、彦次郎、出嗣新家氏、信之八次郎、又
出冒深澤氏、女嫁戶田忠之、初君之家在蓮池、秀年

十餘歲從先人移舍其旁近時君年未至壯既以事
舉屬監官見日參衙晨入晚歸也至今想之其必
屑焉勤焉居數歲君累進至日帳頭取入幕辦
事於是人望風來門多賓客婿家亦隔一巷焉家人
日往來歡虞我見其色怡如而君擇為京邸留
守迺携江橋氏及第三子而行其他諸子皆留水戶
一別千里山川隔絕去留者皆不能無哀情我亦見
其狀戚焉而君奮然去不顧直抵京邸從事十有
九年武公賞其勞與祿二百石特命召反之更為
小納戶於是君歸水則少者皆長男昏女嫁各生子

凡得內外孫九人提携集一堂把手話舊殆如見再
生之人君時年七十容貌未衰鏤鏤康健我終復見
其顏忻然獨長子信篤不幸早沒然有嫡孫信順
承其重君謂雖信篤猶不死也方今天下昇平士
皆安居無事君獨千里于役艱難廿年以祿傳子孫
所以貽厥孫謀可謂厚也信順既承家襲祿葬君於
坂底原以為罔極之恩不知所以報之立石表墓請
秀銘之銘曰

出淤泥而不洙濯清漣而不妖古之人有愛之可
以比君子操吁宅是蓮池維君之績

文政九年丙戌冬十月

楓軒小宮山昌齋撰文

安島君英福孝經後序

二書者孝經之別名也

成服信其孝福之所從也

孝經之別名也

請於君之府

孝經之別名也

補訂鄭注孝經後序

美玉藏櫃雖初無知之者久而愈著其誰不欲得而

寶之及漢起孔鄭諸家發揮經義猶玉人彫琢焉光輝

煥發人益知尊重之其功不亦大乎而物有顯晦鄭

注孝經傳至李唐魏文貞公收諸群書治要中而明

宗御注成阿世之徒皆遵奉之廢孔鄭不行無幾五

胡亂夏典籍散亡終失鄭注及治要僧裔然入宋也

獻鄭註孝經宋主甚喜藏御府不復出人間終再失

之我古昔先王設學令以孔鄭二注為教授正業負觀中制遵

御注猶未廢二家及足利氏握兵權亂離相踵故家
多罹兵燹終失鄭注幸有群書治要中所收者存矣
下能窪不仲默先生自少講究經義特惜鄭注堙滅
不傳也表出治要中者又採摭諸書所引鄭注補其
闕訂其訛於是鄭注復全出于世今子俊藏頗有巧
思手刻自錄印數通贈二三知友既而清高未販
知不足齋叢書中收鄭注孝經繹其所由出尾張岡
田挺之校自治要中所邦行者流傳至于彼其學士
洪頤煊獲以為補證臧鏞堂作鄭氏解輯並入叢書
中上總人北條弘更加考訂授梓以行乎世後於俊

藏刷印三年也而其提要有言仲默之書引據綴輯
盡出于洪城二氏之書而無有出入其二子之書先
仲默者既數年設使仲默書出二氏之前則其振墜
之績亦鉅矣先生讀之曰豚兒校獵災梨粟使我
有剽竊之嫌遂藏之不敢復示人俊藏憂曰某無狀事
既如此過矣今徒藏之通中則後世子孫亦不得明知之願煩
君記其由後予曰庸何傷先生學德優長世之所
信也况彼遠在海外縱令其書前先生數年先生為
得知之哉其暗符彼二氏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今藏
槩似可恨而其光彩欲掩而愈著何慮後世子孫不

明知乎。余於先生久辱交誼。則俊屬之請。不得復辭。
若或饒舌議之者。余雖不敏。請解其嘲。抑人讀書。安
意譏議。好則以為大官。惡則以為賈解。何軒輊其言
乎。唯其信不信。在倚其人耳。楚山之璞。豈終無卞和
氏耶。豈終無卞和氏耶。

文政九年丙戌冬十一月初三小宮山昌新燈下書

草木形狀錄序

我常陸之為地。濱於東海。其民樸質。敬神信佛。故好
遠游。拜名山。禮巨刹者。年不下千百也。及歸。問其所
過名區物產。則皆茫乎無知焉。抑已如游而無知。不
如無遊之為愈也。余年少時。猶逮知長久保赤水翁。
翁亦濱人。博覽多識。最好地理。其遊長崎。有行記。東
奧有紀行。終製輿圖。行乎世。後得吾友高野子隱。子
隱太田人。篤學好古。善詩。故其遊京畿。搜古訪遺。
不得則無已。留滯三年。賦詠滿囊而歸。北遊亦有日
札。尤後識木內伯斐。伯斐小同人。子隱內弟也。世

本草之學

異升怪石

好物者其西遊也。所經山川木石花葉。隨觀隨收。及其歸也。木石細箭以藏之。花葉糊紙以貯之。而懼其久而失焉。終模寫其形狀。凡六百四十種。為書十冊。傍證古書以詳其名。疑者姑從俗所名。不敢牽強附會之。如其板葉。大^長花^花實^實落^落皆^皆演^演釋^釋明^明審^審以助畫不及者。謂之一部。證類本草亦可也。携來示余。請題一語。嗚呼。古今之名蹟。天地之化育。亦假手三子。記載初全矣。備足涉其地。目觀其物也。豈非傑出常陸。好遊中者哉。三子皆^身既^身以俊秀升諸公。而二子先^身壽終。伯雙少余八歲。春秋^身曾^身英^身其著書。豈止于此哉。
西服康徒精少未衰

余嘗序其常陸物產志。今復有此舉。既序其著述者。二伯雙其^必有三之者。俗諺必有駭矣。余和墨玩筆。以俟之。

文政九年春二月

水戶 小宮山昌秀識

傳助鶴見君墓石記
東下河井縣志

傳助鶴見君墓石記 代人

君諱高澄鶴見氏稱傳助其先世事加賀別封大聖
寺侯父又八郎坐事失祿退居越前大野變姓名稱
田上茂兵衛息肩於土井侯而居恒不忘舊君及沒
遺囑其二子二子長善次兵衛次又太郎即君之初
名也君為人謙遜質約博綜衆藝殊如劍槍又從師
講究軍器故實而其三秘訣君皆得與聞之也土井
侯賞給俸祿辭不受奉遺意歸故國大聖寺侯感其
志赦父罪祿之於是君設場教子弟且夕演習指導
有方至老不息弟子益進文政十年丁亥四月二十

六日以病沒享年八十葬于某地某寺域中法謚曰
傳心院家山定興者子六郎某氏生幾子曰某由某某使
父門人大井久兵衛來請題其墓石併記其陰余以
舅氏之故與君往來有年蓋舅氏與君同祖而舅家
既絕先人愍之周旋盡力以某氏之子為嗣川島僅奉其
祀稱鶴見淳助君喜其舉視淳助如舅氏今又遠來
命余詔不得辭錄其梗概如此

書檀齋石譜後

余與檀齋不相見者三十餘年今茲丁亥浴陸奧溫
泉歸路過黑羽訪其廬檀齋雖老耳目聰明畫益精
妙入神蓋黑羽之為地山川秀美土厚水清矣檀齋
生長其中朝夕親視雲烟之過眼者遂自得諸觀感
之餘也其蘊於胸中者寫以為圖焉故山水皆逼真
逼真不已又遠跋涉山嶽所逢奇巖怪石圖以藏之
圖藏不惜創製碑法墨以攝之使世之好奇者同賞
之余固識檀齋為人溫、寡言不見顏脫而其畫之
精細稠密模寫物品猶目視其物耳聞其聲常在水

戶畫香魚於史館掩障有狐覘之以爲真爪之者二
三其寫真之妙如此況今老成巧思與年增加廼磚
法之巧拔山嶽之骨髓致諸几案之間抑非檀齋胸
中含蘊之深何能爲於古人之所不爲而出人意之
表如此哉是以四方知名之士皆喜其爲人而愛其
奇巧無不序其書者諸說既具矣余不敢何言之有
文政十年秋八月望 水戶小宮山昌秀識

水戶紀年序

石川公勤與余善常同嗜好而公勤善詩善書余則
皆拙焉雖巧拙不同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嗜好也故
公勤得一詩必示余余有時可否之公勤不厭其言
余有述作則公勤代書之不以為勞知余不能書也
是以余往彼來來往無虛月他日謂余曰詩賦雖巧
無用于世不如著書有少補也余謂公勤少余十餘
歲故為此謙讓之語居數日袖一書來示之上昉于
咸公生年以日繫月以月繫年事細大必書辭無文飾
務從質實曰先試草一卷敢請正余受而不辭簽貼

數紙陳一得之愚公勤曰書屬草稿何勞簽紙點竄
塗抹隨意可也余又不辭每一卷成進換互易數閱
月功成書終

武公亮凡八卷寬然子鄰起居涯也公勤因請名余乃
命曰水戶紀年蓋仿竹書紀年也公勤喜於是數月
冬日無事飛雪打牕獨覺爐火可親楚然足音友部
直夫來寬話移刻曰頃日訪公勤公勤示著書曰欲
請弁言於楓軒而俚諺俗書憚言之益為予謀焉故
敢致意嗚呼公勤而不親命託人致意何具謙而恭也
今世無史官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筆削也公勤據

據諸家私乘輯集成書辛苦甚勩焉不被高頭中筆
做了也何病俚語哉在昔劉道原十國紀年頗裨益
溫公之考異公勤之書亦必有後之良史取焉凡我
賢祖賢宗之積德所以貽孫謀及

今予令孫所以受祉繼守者皆存于此書何必少補云
哉余既命其書併校其書於其請不可以不序也
文政十年丁亥冬十二月 楓軒小宮山昌秀識

龜山公子芝陽松平君墓碣銘并序代立原任

龜山公子芝陽君與先人交善往來無虛日而前後
皆就木三年于此日服既除以狀來請銘其墓石
按狀曰君諱貞幹字公幹號芝陽龜山城主紀伯守
諱信直之庶子也母曰氏以安永四年乙未日月
口日生君於江戸芝邸幼名與三次郎生而強記為
兒不戲嬉黠亂既識諸侯封國所在皆能記之古人
姓名一覽不忘他日有問者應答如響未嘗失一字
及長博涉經史研精其學頗以多識見稱初君長于
龜山大夫奧平廣知家因假冒奧平氏先是公族負

游服左昭八年
杜注常游戲
之暇

治死無子而其人有功於國其祀不可絕命君追奉
之乃復姓稱松平帶刀食祿千石於是世知龜山有
良大夫出敷政余嘗在水戶既聞其名未幾城主即
世是為靈德公而今侯代立年猶少君來江戶佐之
今侯成立至今日蓋君輔導之力也君為人謹慎動
履從禮雖暑月無惰容游服不以接下具於兵法祖
北越尤極其蘊至有從學者其他擊劍御馬無不兼
通者旁好音傳蘇合之秘嗜歌入冷泉之室是以多
交遊尤受知桑名老侯及小濱今侯性又愛古器好
物產有暇則逍遙郊外緩步采藥賦詩遣興耽藝耽

學不知老將至文政七年甲申君年五十歲十二月
廿日以病歿葬小石川無量院君有男女子十人而
四男一女先死口口即其第三子正室松平氏所生
名負齋俗稱太一郎承家襲祿女嫁小濱大夫三浦
口口餘未算嗚呼君學博行修謹飭從禮以輔導其
君未嘗有廢事蓋一代之偉人也其交遊皆知名之
士況龜山文學不乏其人也任不文不足以發揚德
義固辭不聽曰先人知余父子尤深不可無言也余
亦通家之誼不得已綴數辭採摭狀所錄系以銘
曰

喬松千仞本枝別幹無葉不密無條不繁家藉百
年之基聲流千載之芳天之生才詎命不長鬱然
斯丘徒使人傷丁亥正月

講藝昭先銘并序

小宮山昌秀

在昔威公好士愛才義公繼發政施故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公之朝凡有藝之士畢集於水戶城

於是百事皆興矣況士之於武藝劍槍射銃家傳其

秘人窮其妙是以少年子弟推其優者為師朝演夕

習日不暇給至今二百年分流別派雖各異其趣欲

以備國家不虞之用者一也其以名家者五曰日置

流曰大和流曰竹林派曰雪荷派曰印西派以射習

儀者曰三物曰丸物曰草鹿今茲文政十一年戊子

春三月佐野信亨講丸物於其家觀者蓋如堵牆居

久之信乎請余北郭大夫藤田君親來命秀記其事初其父正
已齋先生諱久德善射以大和流名顯其師小笠原
負英既許其藝未幾而沒同門先覺覽政宜印可之
以教授子弟良公命政宜所師承秘訣遺書皆傳
於久德於是其業彌精爾來講習四十餘年弟子受
業者二百人文公特賞之賜道服一襲又親臨具
射圃觀其業當時射藝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門人私
推稱中興而寬政八年自先生沒以病終距今三十三年子信
承繼業弗懈弟子不堪追感懷舊演習有此舉云方
今國家無事子弟率多暇日演武講藝以深造焉期

而三十年之久懷之不忘則先生之藝服人心者可
知也乃立石於大慈山妙雲寺瑩域中系以銘曰
墨々古墳松柏森々感來念功即往感深以今懷
古々亦如今常聞正已豈狂直尋不徐不疾得手
應心百發百中鳴鏑遺音

文政戊子三月十九日夜筑後二生來訪明日復來

奉呈楓軒先生

萍游浪士漫周旋
探到水城東海邊
多謝一宵得清話
胸中先認衆山川

筑後 佐田溫拜

奉別楓軒先生

飄蕩雙蓬鬢遠窮東海濱
扁舟絕刀水一杖想霞津
傾蓋逢君子論茶慰客身
揮衣從此去如別故人

南筑 井上收拜

溫字修平號北溪又幽蘭堂收字有孚稱源作並來

居昌平學云

題寫石二十六種

畫石如雲天開圖畫濃淡皴皴潑墨之妙豈無訣授乎寫
石二十六種檀齋曾所承其師後閱佩文齋書畫譜得於
明汪珂玉論畫中頃聞人授梓刻之使初學小生效之吁檀
齋既得魚忘筌我恐小子與之不有渴其鬚髯則畫虎刻
鵠之不成也學者當畫心焉文政戊子之夏小峴齋題

王孫才昭然

三

人新之對新陳之對時也小由幾之合時具也
明新陳之文晉書畫前新明王何王論畫中而明
之何畫無時幾之何又二十六新畫所愛非具
畫子以雲天開圖畫義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吳江月十夜

福壽堂

三

南澗飯村君墓誌

君諱湜字子止稱富吉南澗其別號家在蘋菴故號焉其先世事水戶考昌豐稱源次娶佐藤氏生二男一女君其季也少好學有名文公召見賞之廼試史館尋賜月俸充寫字君為人清介有志操性又善病偶其師友皆出館君孤立無因時事不適意謝疾不出人或惜其材欲引以致用私之曰我有所密承也子若起則清級加身榮祿及子孫何不意之乎君不答益稱疾篤罷免更以前秩教授子身前後受業者百餘人指導有方弟子多達其材者君居貧輒輒清操愈厲有時糧盡衣破不以爲意杜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足不出戶外十餘

年學益研精文章富贍詩賦殊妙而無人知之者時訪其廬者不過吾黨數人耳年未至五十中風而幸不甚重嘗奉命與修神君事蹟雖疾不廢文史著述居多而弟子漸引云窮富亦同劫特命主管舜水祠堂加其秩而疾加劇以文政十一年戊子二月二十七日沒享年五十七歲室綿引氏生二子曰榴太郎曰榴二郎二子奉其柩葬于富澤村弥富山先塋之側余與君友善親如兄弟而君少余八歲以一日之長待我我得不辱其誼悲其死乎而竊謂君志操清白不以富貴易其介遺佚不怨沉窮不憫孟子所謂不屑不潔之士君具有焉嗚呼又何悲乎同年五月念四小宮山昌秀誌納諸壙

寫真盤城古文書卷二

世之有志于史學探索逸事於奧羽則屬不可復識近世往就古文書求之古文書固多出然有頭無尾尺寸斷裂未成金訕若有你好多輯湊合貫穿足作史傳則人必知此卷子金私表之一為一檢矣

文政壬子二月佛滅日白河廣瀬曹藏

寫真磐城古文書卷三

磐城錫田君夙好國家典故積年所蓄一為祝融
所奪焚燬不繼。纂集以回。可謂至篤好矣。嘗著磐
城志。幸同免災。今又輯磐城古文書。字畫為數卷。郵致
徵序。序焉。予歲七十有三。眠食於健步。趨不便。亦唯
閑戶抄書。或泉曰。子已過古稀。不可以已乎。予笑曰。揚
詩。為詩不云乎。老而益壯。為今。予知讀書。至老不倦。勞
而止耳。因題此言。以告錫田君云尔。
文政六年辛巳仲秋念八

杏園主人士田常書子徇木樨中

寫真岩城古文書序

余聞工師之言。其為宮室也。必先求良材。登山涉嶺。
尋索不避危險也。及遇大木。則萬工舉斧。斬倒之。而
後稍危顛。更繁柯。乃用之。為梁為棟。遂能為宮室也。
及其成人。知其觀之美。而無知其得材之艱者。錫田
子行為岩城志也。先求舊籍。可徵者。有人藏古文書
者。行路不厭遠。必就其家。摸之。或寶惜愛護。不許輒
觀焉。篤請懇求。始發之。探討多年。積累得九卷。寫真
不差毫釐。其巧殆逼真。頃日寄示。以請題言。嗚呼。工
師無材。不得以為宮室。子行無文書。不得以為地志。

也而得之難誰有知如此者哉余固同嗜好故熟
知其得之難而棄之勤也文陋而無辭者為是也
文政戊子星夕 水戸小宮山昌秀識

七平楠君墓

君諱正方楠氏稱七平水戸世臣也文政十一年戊
子正月二日病没年五十九歲葬坂戸之原居久之
其二子正^身正寧同來請其墓記乃閱狀其先弟之
助重治事武田信玄重治玄孫六郎左衛門政忠及
其叔父七平其來事威公其於君為七世祖世祿
二百石孫子相承以至君考諱正智娶菊池氏生君
幼名吉太郎年甫二歲考出其母居七年考亦謝世
君號單孤立依其族正信之家即政忠之後也君年
漸長文公命為馬廻歷進物番大番組頭使番至

先手物頭君為人溫雅在職弗懈故其爵職父祖文
化十三年皇太子降誕天下稱慶君以使番使於
京師使道至溪川拜楠公之碑先是正信没子正明
承家後十數年正明亦病死有一女子其妻欲女之
得所稱遺言謀入壻以為嗣也君不聽曰若有遺囑
余必與聞之中壽之言不足為證焉今雖正明死幸
有弟正直兄終弟及何疑之有衆從其言正直得繼
承焉嗚呼君之言正矣誰容疑議也其追遠博族之
情可以觀其志也余居與君近而其家好合婢子恭
順未嘗聞有間言也如君可不謂克家乎君再娶一

妾有二男三女而其二殤長女前室神代氏所生嫁
石原主馬正通次正貞稱莊九郎繼配田所氏之所
生正寧稱半三郎妾高田氏之出也正貞既娶岡部
氏及君没承家襲祿其後數月櫻井小三郎登恒請
以正寧配其女以為嗣官命許之於是諸子嫁娶皆
畢而余悲君不及聞正寧之昏而死也今二子之請
雖不文不得受其言採摭狀之一二以勒碑陰云
文政十一年戊子九月
小宮山昌秀識

常陸三家譜序

三家者何也。謂大掾佐竹江戶氏也。蓋三氏於常陸
為巨族。各割地為據。孫子相承。數十世。校分派別。亦
為數十家。而譜牒錯亂。鮮得正者。翠軒先生少好譜
學。最審三家。聞舊家有藏古譜系圖者。必就寫之。以
校教本。刊謬去偽。務從質實。朱墨青紫。各色分別。以
證其所出。積年之久。得者益多矣。又不可各色分別
也。秀常借覽江戶氏譜。先生曰。余欲改寫一通。每件
注引用書。如日本史之例。而未果。子章為余作之。秀
唯。試寫江戶氏^譜。終卷呈先生而請正。先生時年

殆八旬氣力稍衰不報數年終有修文之召歸泉下
秀悲不能終業而秀之無狀亦徒過數年頃日復借
先生遺本而老懶滋加不能手寫之僅僦庸書謄錄
故不能注引書如先生之意也況江戸譜失半僅存
秀嘗所寫者他日若有得則補之嗚呼先生學博無
所不通是特少年之緒餘耳何足知先生之業哉然
常陸多為三家之後者非有譜牒則何因審知其祖
先之所出哉此書之為惠不亦大乎

文政十二年己丑春二月

小宮山昌秀識

中根村石窟

數里

中根村在水戶城東多石臨田負丘者窟大小數
十穿其腹造之外窄而中廣大者方三四弓可立而
行上層有旁窟可躍而入其大亦如在下者南穿小
穴取明而其小者不過徑尺許皆無刻字僅有梵字
者近人所為也土人曰上古之時天雨火有五郎十
郎者避災之所也或曰上古無有屋室是穴居之所
也未聞有決其言之是非者也竊考之具大者此之
謂人居可也小者不能容身具謂之何居況鑿石用
功之跡嚴然至今存焉時既有利焉能穿石者豈無

伐木成屋宇者哉。無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如此。近頃
遊陸奧松島，觀其小島海岸多窟，或刻佛像法名，土
人曰：昔儒所坐禪也。而窟不下數十百也。石上坐禪，
實難行，蓋有一二能之者，數十百僧皆烏能之哉。亦
屬無稽者明矣。歸後讀觀應中僧宗久所作道記曰：
小島有土人納骨之所也。初信窟中刻佛像法名者，
亦烏之也。在昔土俗淫佛，葬埋從其教，故父具尸，納
骨於窟中。猶今一向徒有骨堂也。因知中根窟亦
同之。而數百歲之久，其骨皆朽，特存其窟，終使後人
致疑也。蓋窟大者，豪族之塋域，而上層則具主人，下

窟則具奴婢。而者，細民單身之塋也。小島既為其所，
則中根亦可類推也。而今無言之可徵者，未知果然
否。古之人有言：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恐得
責於君子，而長日無事，姑記消閒，以待知者之新業。
年已丑夏至之日，楓軒秀識。

追憶是蓋上古葬埋之所，其小者埋小兒也。近讀中山傳信錄，見
墓皆穴山為之，既空壘以石。貴家則磨石方數丈，亦建拜堂，墓
門遙望如橋門，更有在層崖之上者。蓋彼俗存我上古之遺也。今
見大和所在陵墓露出地上者，知非葬土中者。前說為火葬後葬也。
夏夜

晝眠收債睡難成，蟻擾蚊喧夢益驚。夜漏促籌鐘數
報，終宵又側到雞鳴。

書水城金鑑首

以金為鑑以照形則妍蚩自分觀者誰曰其不然也
學者鑑古以戒今人亦孰有不信之者乎此溫公之
所以有通鑑也自爾而後諸儒以鑑名書者多矣我
水城濱于東海雖區々之地有威義二公國于此
其流風餘韻存于今者二百有餘年其間得亦有豈不無其善政
矣事可以為鑑者乎而世多著述未有及此者故秀
竊不自量欲輯舊聞為炳誠也而退思我先公之
事業至大矣臣秀才拙識陋豈有萬一發揮鴻業鉅
恐懼不能下筆况懶惰與年加長日善暇學事多廢

遂絕意於著書而常有幸與修神君學跡多閱近
時家乘有事係水戶者隨得隨寫隨讀隨抄既積累
堆案今棄之可惜有似雞肋乃裝訂得若干冊顧其
為書雖一從舊文前後無統紀也其後之見者有以
考焉詩曰采芣采芣莫以下體擇以收美後必有其
人哉因姑名曰水城金鑑
文政十二年己丑秋九月望 小宮山昌秀識
次荒井士良韻
千里擔簦輕一身游方應識有善人好書兼見好山
水三願得成焉逸民
士良日向人自言歸後讓家於
弟德於平安故末句云爾

甲斐光子澤佐野氏先塋碑銘并序

古之時兵農不分有事從軍無則隴畝宗族同貫鄉
里往來相親及世亂其勢不得兵兼農於是出而
仕者有處而耕者故不得其其鄉也世隔屬疎至不
往來豈不可歎乎佐野氏舊貫下毛以地為氏焉後
事武田氏因為甲斐人慶長中常鑑院武田公討水
戶也其族多來于此而有留于甲斐者地之相距五
百餘里世之相隔亦既十代而猶書信往來至今不
絕今茲己丑四郎衛門信孝請官暇往甲斐訪其祖
先遺蹤其族十衛門重泰感其志來于水戶報之居

數日二人相議立碑於祖先墓塋之側請予記之乃
閱譜牒其光清七郎鄉綱始來屬甲斐守信守鄉綱
生將監長綱長綱生伴豫守綱利綱利生備中守綱
政至此四世其墓並在巨摩郡光子澤墳上五輪石
塔四基皆無有文字不得以分其人綱政生將監友
光死而葬于中野村慈眼寺域內法名曰慈眼寺實
達宗幽友先生日向守友重亦葬于慈眼寺法名曰
仙雙圓傳友重生十衛門重家多病家居移于福士
村慶長十年乙巳三月五日沒嘗創立觀智院故葬
于此法名曰觀智院光岳宗惠重家有二子長曰四

郎衛門信冬來仕于水戶乃信季七代祖也次曰十
衛門重國重國之後十世乃信重恭也至今居福士村
雖世服農不列士籍身帶雙刀有世僕三十家于其
側古之所謂寓兵於農者也予固嘉其相與往來不
忘舊矣予之光亦出自甲斐者聞其來欲面其人而
有事故不果使男昌堅接之故碑記之請以文之陋
不得辭之乃系以銘曰

士生懸弧有事四方依義割情安得共鄉况久分析
路隔關梁不有金石詎能無忘追遠舒懷使人感傷
文政十二年己丑冬十一月 水戶小宮山昌康撰

讀那須餘一射羽記事

技有足甚恃者技有不足甚恃者故善持者用足甚
恃者攻不足甚恃者是以無戰不勝者源義經之為
將也東兵皆精銳善射知其足甚恃而輕兵踰險一
鼓而陷一谷衝風絕海乘勢襲八島何其用兵之神
也西兵非皆不足恃而將怯謀拙指揮失方技無所
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平持神奪氣懾狼狽入海而
特怪惶遽急迫之際飾船向陸宮娥挾扇以試射何
其初急而今緩也優游閑雅也義經亦擇善射者也何具余竊思平軍危在旦夕謀不知所
出所恃教經一箭僅斃次信耳而今有此舉蓋二位

尼以下勝敗也其意謂帝雖幼皇統所係所謂天
日嗣也。扇面盡日東兵雖善射焉能中之義經亦嘗
奏院宣護譯入京勿使神害沒海故不敢逼之優游
移時以冀時志奉帝及神害而降也及餘一一發中
之尼知事不可為而決意投海宮車晏駕大臣就虜
當此時雖教經有超然之技絕倫之勇不能為獨使
餘一檀聲於千載噫是誰之過也故余曰板有足是
恃有不足是恃豈不信哉頃石川公勤述餘一記事
文雅而事悉矣今讀之則使千載之下如身在具地
目視其事而言未及此故書以問公勤

勝兵衛村尾君墓表

代人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大哉聖言吾於村
尾君益驗之君諱長喬稱勝兵衛其五代祖五兵衛
政長事會津侯加藤嘉明及子明成國除去祿于飯
田侯脇坂氏從移封龍野政長生長房長房生長重
長重生長孝君其第三子也母津守氏以寶曆二年
某月某日生君於江戸藩邸君年甫二十仕于侯有
故辭去為人曠達不羈不戚于貧賤好赴人之急
又善武藝弓馬劍槍無不兼綜皆至其妙終以善御
受祿於幕府以同心組頭從戶川筑前守鎮松前

君慈惠以接其屬視之猶家人周旋無不盡其力者
居數年北狄魯西亟窺蝦蟆戌者虜獲七口乃因諸
松前官舍命君監之而言語不通君撫恤有方既三
年官命放俘還其國七俘垂涕謝去及別贈君書簡
蠻字數行當時無能讀者後有村上貞助譯之曰村
尾老爺敦厚恤人始知夷雅陋尚感其字誠也後三
年官以君為在任松前勤方文政四年松前氏還其
舊封也君免職家居於是子長和為吏移居總海防
衛所舉家從之君以十年丁亥^{七月}十六日沒于上總竹
岡村享年七十有六葬于衛北松翁院側長和嘗學

兵法於赤松靜澗靜澗善予以故長和亦屢來談兵
終請表其父墓嗚呼北狄鳥語侏離文字蠻行不能
詢其意獨有感于君之字誠遺書謝恩予亦不能無
感于此即記其概略以勒石云
文政十二年己丑冬十二月

白川古村宣猷贈其湖莊隱居^圖石寄題詩書以
塞其責

不用小詩勞遠情對圖半日句難成欲知心境相達
處門外溪流水自清

